

生态文明视域下对美国荒野思想的反思

周以杰 陈嘉颖

淮阴师范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摘要:美国荒野思想历经“征服荒野”“浪漫主义的荒野”“荒野热”“荒野哲学”“荒野法”等五个阶段。美国荒野思想肯定了荒野具有“文化”“审美”“历史”“生态”等价值,也存在“荒野概念的质疑”“割裂了人与荒野的联系”“忽略了对荒野的建设作用”“生态帝国主义化”等问题。美国荒野思想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如“生态文化的挖掘和培育”“社会民众的广泛参与”“生态优先的原则”“生态文明建设要立足国情”等。

关键词:荒野思想;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化

一、美国荒野思想的演进历程

(一)可恶的荒野——征服荒野。在欧洲传统观念中,荒野是邪恶、混乱无序的,是怪物的出没地,让人恐惧不安,往往会将荒野与那种超自然的怪异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对无人居住的地区的描绘极尽恶劣之可能:阴湿、冰冷,而且昏暗”。^[1]对于新大陆的探索者们来说,他们首先要做得就是“征服荒野”,将“混乱无序”改变为“文明有序”。在这一阶段荒野被定义为“可恶”,是需要被征服的对象,“实际上拓荒者们感到,他们与荒野斗争,不仅是为了个人的生存,而且还为了国家、种族和上帝。开化的新大陆意味丰光明代替黑暗,秩序代替混乱,并让邪恶变为良善。”^[2]

(二)野性的荒野——浪漫主义思潮下的荒野。对荒野的憎恶之情因18世纪和19世纪初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而有所改变。大卫·梭罗最早发现了荒野的野性价值。“野性是这个世界的保留地”“最富生机的往往是最狂野的,希望和将来不是在草坪和耕田上,不是在乡镇和城市,而是在难以渗透的沼泽泥沼中。”^[3]受超验主义思想的影响,梭罗认为,回归荒野可以实现人的精神和灵魂的净化,“我在追求一种更高尚的生活或者说是探索本能的精神生活,并且好多人都有同感,但我却另外还有一种追求返朴归真和野性生活的本能,这两者我都十分崇敬。我爱善良,但更爱野性。”^[4]梭罗对荒野的热爱与赞美达到狂热地步,“没有哪首诗歌能表达我对狂野的向往之情”^[5],他认为越接近原始野性的东西越美,在野性的“召唤”下,人们可以焕发出勃勃生机。在浪漫主义文学的推动下,美国人对荒野的态度由憎恶逐渐变成向往。

(三)保护荒野——“荒野热”的兴起。如果说梭罗对荒野的保护是一种“和风细雨”式的呼唤,那么约翰·缪尔对荒野的保护行动应是“疾风骤雨”式的行动。纳什曾这样评价:“约翰·缪尔把对同胞的荒野优越性教育当作他毕生的使命。”^[6]在缪尔生命最后几年里,他一直在为反对建造赫奇赫奇水坝而奔走游说,“成千上万疲倦的、神经质的、过度文明的人们开始发现,到山里去就是回家;野性是必需品;山里的公园和保留地不仅是木材和灌溉河流的源泉,而且也是生命的源泉”^[7]缪尔将探索荒野、颂扬其价值变为一种生活方式,在缪尔等荒野保护者的宣传和游说下,美国兴起了“荒野热”。

(四)荒野的内在价值——荒野哲学。在处理人与荒野的关系上,利奥波德提出著名的“大地伦理”理念,他指出“如果一件事情着眼于生物群落的完整性、稳定性和美感时,那么他就是正确的。反之,他就是错误的。”^[8]利奥波德反对西方文化中“以人为中心”的传统,提出了由自我意识转向生态意识的新观念,他认为荒野是

人类的根基,把荒野与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思想具有明显的“生态意识”倾向,被视为一种崭新的生态秩序的引领者。利奥波德之后,罗尔斯顿较为全面地总结了荒野内涵的十二种价值:“市场价值”“生命支撑价值”“消遣价值”“科学价值”“遗传多样性价值”“审美价值”“文化象征价值”“历史价值”“性格塑造价值”“治疗价值”“宗教价值”“内在的自然价值”。^[9]罗尔斯顿并对“荒野具有内在价值”这一命题进行了论证,为荒野的内在价值进行辩护,将荒野引入哲学领域。

(五)荒野保护运动的重要成果——《荒野法》的颁布。《荒野法》(Wilderness Act of 1964)是美国国会1964年通过专门保护荒野的重要法案,是美国荒野保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荒野法》中对“荒野”这样定义:“一片荒野,与那些人类及其工作所掌控的景观相比较,在此被认为是一片其土地和生命共同体未受到人类束缚的地区,人本身在那里只是一个不做停留的造访者。”法案进而要求荒野保持“它原始的特点和影响”,主张用“看起来主要是靠自然的力量发挥作用”的方式来对荒野进行保护和管理。《荒野法》的通过得益于战后美国民众生态意识的增强以及对荒野价值认识的深化,荒野保护得到美国社会民众的广泛支持。

二、美国荒野思想的积极意义

(一)肯定了荒野的文化价值。在美国荒野思想中,特别强调荒野在塑造美国人的民族性格和品质中的重要作用,肯定荒野是文明的原材料,是对当今“过度文明”的有益补充,认为“荒野是精力、灵感、力量之源”“使人类恢复活力的补品和草药来自森林和荒野”。美国荒野保护组织荒野协会的创建者罗伯特·马歇尔认为“荒野的根本意义在于能够满足人类文明无法满足的那些人类需求,比如追求原始、宁静、独处、冥想、放松等心理需求,对自然美的审美需求等。”

(二)肯定了荒野的生态价值。从生态系统的整体角度去看待荒野的生态价值,将荒野当作全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出了荒野在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作用。荒野为生物提供生存空间和食物,同时起到净化空气,固碳降温,促进生物的多样性,维护了全球生态系统的稳定,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

(三)提出了荒野的内在价值。美式荒野思想将对荒野的认知提升到哲学层面,将伦理关爱扩展到自然界,指出荒野不仅具有工具价值,还具有内在价值。罗尔斯顿对荒野的多重价值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述,并对荒野的内在价值进行了辩护,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提供理论支撑。在某个时候,我们想了解我们如何属于这个世界,而非这个世界如何属于我们;是想根据自然来确定自己是什么,

而非仅是根据自己来确定自然是什么。^[10]

(四) 法律上确立对荒野保护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二战后随着美国人民的生态意识显著增强,对荒野价值认识的不断深化,呼吁着对荒野保护立法工作的到来。1964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荒野法》,从法律上确立了对美国境内的荒野作为一个整体和系统进行保护,改变先前“碎片化保护”的做法,这在荒野保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三、美国荒野思想的局限性

(一) 对“荒野”概念的质疑。根据《荒野法》中对“荒野”概念的描述,人类对于荒野而言只是“不作停留的造访者”,主张“荒野回到无人的本真状态。”应该指出,即使是“无人的荒野”,也是在人为控制下的一种状态。克里考特等人对“荒野”概念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无人荒野”概念具有“先天缺陷”“美国的荒野观念是静态的,忽略了时间中的变化”,进而指出“不存在无人的荒野概念”。^[11]

(二) 割裂了人与荒野的联系。美式“无人的荒野”保护思想,将人与荒野关系割裂,忽视了人也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基本事实。一些激进的美国荒野保护主义者鲜提出建立“无人的荒野”,认为将人类从荒野中完全清除才是理想的模式。事实上,“无人的荒野”只是一种空想,不切实际,缺乏可操作性。“无人的荒野”将人类与荒野、文明与荒野绝然对立,割裂了人与荒野的联系,具有局限性。

(三) 否定了人对荒野的建设作用。美式荒野保护思想在建立在人与自然二元对立基础上,将人定性为“荒野的破坏者”,认为人类对荒野只有破坏,否定了人对荒野积极的能动作用,这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类对于荒野不只有破坏作用,而更应有积极的建设作用,如山西省右玉县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的 70 多年中始终坚持植树造林,改善生态环境,经过 70 多年的绿色植树接力,将一个“不毛之地”变为“塞上绿洲”,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缔造了伟大的“右玉精神”,充分彰显了人对荒野的积极建设作用。

(四) 荒野保护的“生态帝国主义化”。二战后,随着美国在经济、政治上的强大崛起,美式“无人的荒野”的荒野保护模式强行在非洲一些发展中国家推广,给原本以狩猎为生的土著居民造成伤害。英国人类学家科林·特恩布尔在《山上的人》阐释了荒野概念被引进到非洲之后给非洲造成的不良影响:原本快乐幸福的以狩猎为生的伊克部落的土著人,因为乌干达颁布的要建立一个符合美国理想标准的荒野国家公园的法令,在这里“人只是访问者而不是主宰者的地方”,而被从自己的家园驱赶出去,住进固定的村落变得生性残忍而冷漠^[12]。对于“荒野”的保护,应当尊重不同国家的国情,不能将“美式荒野保护”模式变成“生态帝国主义”。在美国的荒野保护思想中,将荒野作为人的对面而存在,但在东方传统思想中,特别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荒野不是对立的,而是追求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四、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一) 生态文化的挖掘和培育。美国荒野的保护史,也是一部生态文化的发展史。从 18 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人物梭罗提出“野性是这个世俗世界的保留地”的著名命题,对荒野大加赞美,到 19 世纪末美国历史学家特纳提出的“边疆假说”,强调“荒野对塑造美国民族性格的重要意义”,到 20 世纪 40 年代利奥波德提出“荒野是人类从中锤炼所谓文明的原材料”,再到 20 世纪末罗尔斯顿在提出“荒野具有 13 种价值”,将荒野的认知提升到哲学的高度,生

态文化的发展对荒野的保护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中,“要充分挖掘传统和现有的生态文化资源,夯实生态文化宣传阵地,凝聚生态文化成果,酝酿生态文化制度,让生态文化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引领,讲好生态文明的中国故事,助推生态文明建设。”^[13]

(二) 社会民众的广泛参与。荒野保护运动的兴起,离不开美国民众的广泛积极参与。从黄石公园、约塞米蒂等一批国家公园的设立,再到《荒野法》的出台,离不开约翰·缪尔等荒野保护先驱的奔走疾呼,更不开社会民众的广泛参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他们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建设者,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直接受益者,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政府的有效引导,更需要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形成上下一盘棋的局面,助力生态文明建设。

(三) 生态优先的原则。工业文明着眼于创造和满足人的更大的物质需求,生态文明着眼于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当荒野面临着是作为“经济开发的资源”还是作为“野性的保留地”而存在时,美国人选择了后者。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相冲突的问题,美国荒野思想所倡导的“生态优先”的原则,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四) 生态文明建设要立足国情。美式荒野保护是“让荒野成为荒野”的模式,让荒野尽可能与人类隔离,这种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荒野的作用,但也造成人与荒野相对立。二战后,随着美式荒野保护模式被移植至非洲一些发展中国家,给原本以狩猎为生的非洲土著居民造成伤害,这给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起到警示作用。生态文明建设应当立足了本国国情,尊重传统历史文化,遵守自然规律,应当倡导人一自然一社会三者共生、共存、共荣的绿色发展方式。

参考文献;

- [1][2][5][6][7] 美] 罗德里克·弗雷泽·纳什. 荒野与美国思想 [M]. 侯文慧, 侯钧, 译.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12: 10, 21, 117, 120, 126.
 - [3] 美] 亨利·大卫·梭罗. 远行 [M]. 董晓娣译.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 111-112.
 - [4] 美] 亨利·大卫·梭罗. 瓦尔登湖 [M]. 戴欢译.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3: 135.
 - [8] 美] 奥尔多·利奥波德. 沙乡年鉴 [M]. 舒新译.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5: 231.
 - [9][10] 美]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 哲学走向荒野 [M]. 刘耳, 叶平,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 322-340, 242.
 - [11] 李秀艳. 罗尔斯顿与克里考特的荒野论争及其反思 [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2): 135-140.
 - [12] David Harmon. Cultural Diversity, Human Subsistence and National Park Ideal [J]. Environmental Ethics, 1987: 9.
 - [13] 周以杰, 曹顺仙. 右玉精神蕴含的绿色发展观及其现实启示 [J].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1): 20-25.
- 作者简介: 周以杰 (1981-), 男, 汉族, 江苏淮安人, 淮阴师范学院, 讲师, 研究方向: 生态文明、思想政治教育
- 作者简介: 陈嘉颖 (2003-), 女, 汉族, 江苏南京人, 淮阴师范学院, 研究方向: 生态文明、思想政治教育。
- 课题项目: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 (2018SJZDI026): 基于生态哲学的高质量发展“江苏方案”研究。